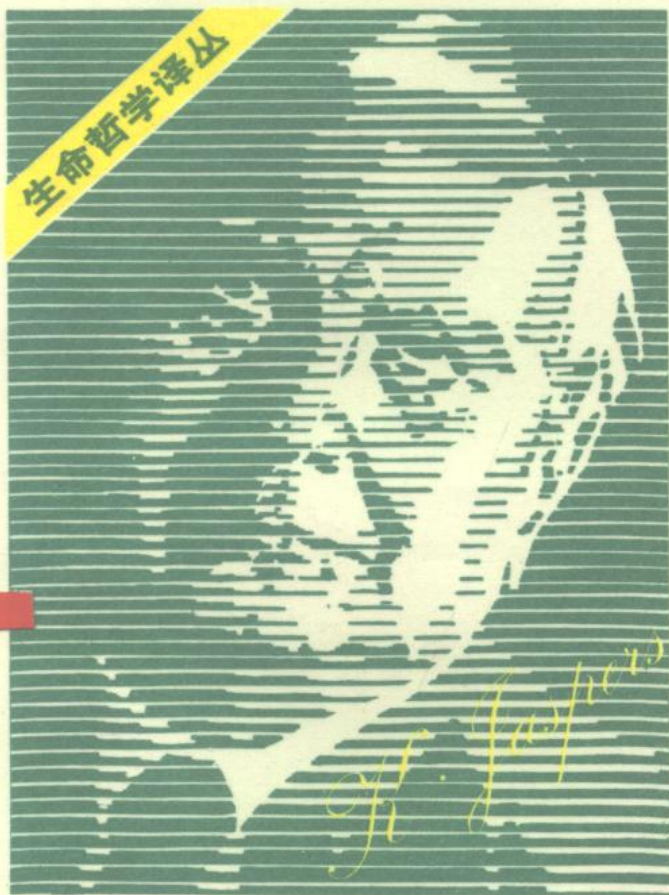


悲剧的超越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 著
亦春 译 光子 校

生命哲学译丛



K. Jaspers

● 工人出版社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 著

亦春 译 光子 校

悲剧的超越

K. Jaspers

Karl Jaspers
Tragedy Is Not Enough

translated by
Harald A. T. Reiche, Harry
T. Moore, and Karl W. Deutsch

本书根据美国 Archon Books 1969
年版本译出

悲剧的超越

雅斯贝尔斯著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6 字数：83000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3210册

ISBN 7-5008-0114-9/B·9 定价：1.70元

《生命哲学译丛》出版序言

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挡人类对于生命的追求了。尽管在有限的时空里，生命注定是要消逝的，但我们平凡而高贵的生命却因我们炽烈的渴望和追求而不朽！

只有关注人类生存和命运的哲学，才有持久而新鲜的魅力。生命哲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以其深邃的人道主义目光注视着每一个人。

生命是什么？

生命的悲剧又是什么？

生命怎样才能超越其局限而不朽？

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为何？现代人又将怎样恢复生命的活力？

.....

生命哲学译丛将在20世纪的人类生存背景上，从当代最富有卓见的关注现代人命运的哲学大师的著作里，选择对走向21世纪的中国人最有裨益的名著，以系列的形式出版。

诸君倘若读了此丛书，将会发现：使我们从生命异化状态下摆脱出来，以健全智性的人格，高扬生命的旗帜，为人的自由解放而斗争，就是本丛书的宗旨。

编者 老 愚

1987.12.9.北京

英译本序

悲剧与雅斯贝尔斯

这本译著中的全部思想，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伴随着德国的崩溃而形成的。作者雅斯贝尔斯，在无数的德国人跟随希特勒进行那以毁灭和失败而告终的征服“大业”的年月里，蛰居在德国。整个战争时期，这位沉默的哲学教授所必须忍受的，不仅是飞机和投弹的轰鸣，更可怕的，是独裁统治下生活的恐怖声：走廊里的皮靴声，敲门声，随时可能宣布逮捕他或他所挚爱的人们的喝斥声。

在那些年月里，在他自己

的祖国，雅斯贝尔斯无论在精神还是肉体上，都经受着悲剧的威胁。虽然卡尔·雅斯贝尔斯是一个世界性的哲学人物，但作为一个德国思想家，他的根却深深驻扎在德国传统之中。他的作品乃是一个由思想家和诗人所组成的深层德国继续存在着的活生生的证明。他的作品蕴舍在伟大的德国传统之中，这一传统将渊博的知识学问与丰厚的想象力结合在一起，还包括对诚实和坚韧的追求，以及那种以卓越非凡的才能，从悖论和矛盾中，从实在光滑圆整的外观上那些显露出许多基本结构的绽裂之处，获取新颖、独到领悟的特长。

尽管有暴政、邪恶和噩运，这一深刻的人道传统在德国却从未丧失过。1945年，当布亨瓦尔德（Buchenwald）^①集中营的外国战俘们在庆祝解放的集会上，邀请那些曾经一同蹲过监狱的德国囚犯，与所有其他国家获得自由的俘虏平等相处，并与所有其他为人类尊严和自由而共同奋斗的英雄和牺牲者携手并肩、荣

① 布亨瓦尔德是纳粹德国所设置的最早和最大的集中营之一，在魏玛西北的山林中，建于1937年，二战期间关押过约两万人。——译注

辱与共的时候，他们对这个传统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了。

尽管纳粹罪恶滔天——并且还有数百万德国人因服从、轻信、卑躬屈膝而放任他们所犯下的一切——但是冷静并且公开与苦难、罪恶对抗的一代：恩斯特·维歇特(Ernst Wiechert)^①和托马斯·曼(Thomas Mann)^②、阿尔伯特·施韦策(Albert Schweitzer)^③和卡尔·雅斯贝尔斯，以及集中营里数千名烈士的一代，与为德国文明的智慧和道德传统做出了贡献的前辈比较起来，仍然毫不逊色。

正因为他与德国传统息息相关，卡尔·雅斯贝尔斯在目睹了他的同胞死于纳粹统治的梦魇中时，必定格外痛苦。在恐怖骇人的重压面前

① 恩斯特·维歇特(1887—1950)，德国作家。因反对纳粹，曾被关进布亨瓦尔德集中营。——译注

② 托马斯·曼(1875—1955)，德国著名作家。192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早在三十年代初就预感到法西斯的威胁，为防止德国再走向灾难的深渊，他曾揭露呼吁，公开谴责纳粹政治，被迫流亡国外。——译注

③ 阿尔伯特·施韦策(1875—1965)，德国神学家、哲学家、赤道非洲的传教医师，由于他为达到“四海一家”所作的努力而获得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金。——译注

冷静自持。几年来，他势必感同身受到纳粹政党阴险、狡诈的诱迫，以督使他参加一场窃取了整个德国名号的全面运动。

但是，雅斯贝尔斯没有屈服，也不曾气馁。德国的流亡者告诉人们，在那些可怕的岁月里，他始终忠实于自己的信仰。他是那些在整个大战期间居留于德国，率先敢于正视德国民众的道德罪恶与道义责任问题的极少数德国思想家之一。

在他的著作《罪责问题》(Die Schuldfrage)里，他告诉他的同胞，他们无法推卸对纳粹政府的所作所为所担负的责任，因为大部分人都没有反抗，不少人甚至还在许多方面支持它。他说，也许其他国家、政府和人民也应对这场大灾难担负责任，然而，指责他人的过失并不能免除掉德国人民自己的罪愆——这罪愆需要完全的忠诚和长久、艰辛而彻底的内在更新方能革除。

在战后的德国，正值百姓处于饥饿与怨恨、傲慢与自怜，以及家破人亡的情形下，他这本书几乎是不为公众所接受的著作。然而，这在一位为了探寻同情心的价值和追求真理的意志

而耗费了极大心力的哲学家来说，或许是非写不可的。

大概他必须得为自己的坦率正直付出代价。他的著作《罪责问题》出版后，德国文化界对雅斯贝尔斯的攻击加剧了。不管是否出于巧合，这位在战争和纳粹执政的黑暗日子里，坚守在德国的人物，目前正执教于瑞士的巴塞尔大学。德国的名牌大学是否能够或何时能把卡尔·雅斯贝尔斯请回国，可以说是对纳粹流风遗毒的日渐衰微与德国舆论中民主气氛的成长的某种考验。

雅斯贝尔斯本人对于洞察力和同情心的关注，远胜于愤懑。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他并不怕作出判断、评价，但他更寻求理解。1933年以来，在德国和德国青年身上所发生的悲剧，有很多需要理解和同情之处：信守的盟誓、破灭的希望、英雄主义、痛苦和成千上万民众的忍耐——所有这一切都注定要归于崩溃、幻灭和失败。

正是为了这幻灭的一代、失败的一代，雅斯贝尔斯才进行有关悲剧问题的著述。出自既是他们的又是他自己的悲剧经验而写作，作为一

个伟大国家征服“大业”的破产的见证人而写作，雅斯贝尔斯已经阐述了悲剧——关于悲剧的实质与意义——为世上所有的人们。

雅斯贝尔斯依靠其悲剧知识(tragic knowledge)，在真悲剧(tragic reality)与伪悲剧(tragic pose)之间划定了鲜明的界线——这一界线成为对纳粹意识形态及其当代残余的最严厉指摘。

他揭露了希特勒和戈林时代变成德国偶像的“通常所谓意志坚定的人”(the average so-called man of determination)的昏聩，这种人可能会在世界范围的原子武器竞赛中再度成为许多国家的偶像——人因为不再能承担持久的责任而仓促地行动。“那些除了决心之外一无所有的人”，雅斯贝尔斯提醒我们，“他们坚定有力地保证，不假思索地服从，毫不质疑地蛮干——而事实上，他们陷入粗浅狭隘的幻觉里了。”他们的幻觉是“一种狂野而迫不及待地采取行动的智力低下的激情，表现出人类消极被动地成为自己本能冲动的奴隶。”

把悲剧看成是特选的英雄、种族、或一系

列具有尊严性的问题的必然属性，雅斯贝尔斯看透了这一观念的虚假。这种美学和戏剧特征，使我们想起柏林陷落期间，瓦格纳①的《黄昏时分的女神》和希特勒的故作姿态。

……悲剧成了少数显贵人物的殊荣与特权——所有其他的人对在灾难中被无足轻重地抹掉都必须心满意足。于是，悲剧不再是全体人类的特征，而成为人类贵族政治的专利。作为特权的标志，这一哲学以迎合我们的自尊来安慰我们……痛苦——无望、无意义、伤心、赤贫和哀怜无助的不幸——大声呼求着救助。但是所有这些平凡普通的痛苦现实，都被因超拔提升而障眼蔽目的心灵当作不屑一顾的东西推到一边去了。

雅斯贝尔斯对把悲剧知识歪曲滥用为各种自称是悲剧哲学的东西的概括，成为对纳粹政党以及一切极权主义者的悲观的控诉：

① 瓦格纳（1813—1883），德国音乐家、作家。他的歌剧重在表现被文明所压制的人类赤裸裸的本性——尤其是侵犯行为和情欲。流露在作品中的民族自尊心有时转变为民族优越感。德国法西斯后来利用了瓦格纳作品中的民族主义成分为他们的侵略宣传服务。——译注

无论在何处，只要信仰匮乏的心灵欲寻求表面的炫耀，它就会发现“唯悲剧”哲学（the philosophy of nothing-but-tragedy）恰好可以成为掩饰空虚的幌子。悲剧的巍峨壮观能够使自高自大的虚无主义者将他的自我提升到感觉自己是英雄的哀婉动人的情境之中。庄严在这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悲剧的强烈刺激所产生出的虚假的严肃……于是，这种悲剧哲学的滥用，使得潜在冲动的骚乱——无意义的活动，折磨他人和被折磨，为破坏而破坏，对世界和人类的憎恨，再加上对自己被轻视的存在感到恼怒这一切之中的快感——得以自由发泄。

与这种虚浮的壮观相反，雅斯贝尔斯揭露出另外一种悲剧形态的虚假，这个悲剧形态乃是冷漠无情或十足的畏葸不前。在此，悲剧知识就已经收缩为个人专断的渺小之物了。

在战后德国出版的一本书中，这些对于歪曲滥用悲剧知识的告诫，对数百万真实地体验了悲剧的德国人来说，是十分中肯的。然而，这本书难道仅只是一个哲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对

于德国特殊病况的一剂药方？为什么生活在美国这样一个物质繁荣、一向保持乐观进取的国家里的我们，也要在这里思考什么是悲剧呢？

关于这一问题，有一个答案似乎是明显的：很可能我们会活着看到自己的城市被战争摧毁。自从1813年一批英国的登陆特遣部队焚毁了首都华盛顿以来，我们从来没有象这样完全全地处在其他国家的武器射程之内。以前我们也从未象这样拥挤地生活在少数几个暴露无遗的投弹靶子上。因此，倘若我们的亲身经历并没有使我们成为悲剧哲学的忠实信徒，那恐怕得付出极大的努力，并且有一个吉祥如意的命运，如同有些人所说的“上帝的大慈大悲”。

另外一个理由则可以说是因为当代思潮所风行的存在主义与新正统神学派^①，对于人类的脆弱无能的广泛强调。经过一个世纪的乐观主义之后，当今一代人又开始怀疑雅斯贝尔斯所扼要提出的悲剧意识（tragic awareness）

① 新正统神学派是20世纪兴起于欧洲和美国基督教神学界而且影响深远的派别。该派运用《圣经》、各项信条和基督教正统神学的传统语言解释教义，批判现代文化，试图以基督教的观点认识当代许多争论未休的问题。——译注

这一情势中会有多少真理：“人类的心灵正是由于其潜能的丰富而枯萎、困顿。每一种能力，一旦它强旺茂盛、臻于实现的时候，就会招灾惹祸。”

还有一个答案，很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雅斯贝尔斯是开放坦率、机敏、永不止息地前进、谦逊而富有同情心的哲学家。他被称为“游移不定的哲学家”，他的著作中有多处暗示出，他自己很可能也承认这个封号。他极端反对对某一学说狂热信奉及过早地封闭探索大门的偶像崇拜。这种哲学思考方式和雅斯贝尔斯因此所获得的洞察力，对于帮助我们开展了解自我和自我情境的探索，可以说是颇为适当而有益的。

那么，卡尔·雅斯贝尔斯究竟信仰什么？在这样的篇幅里，要叙述他一生哲学思想的脉络，甚至仅仅讨论那本目前尚未译出的一千页的著作《真理论》（Von der Wahrheit）——这本《悲剧的超越》是其中的一部分——也是不可能的。在此，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尝试对在雅斯贝尔斯思想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个概念，获得大体上的印象：统摄（Encompassing）、人

类对于有限和超越的体验(man's experience of limits and transcendence)、交流意志(the will to communication)。对这些概念的印象并不只基于手头这一本书，还要根据雅斯贝尔斯的其他著作，包括《真理论》。

进一步说，这些将是有关这位主要兴趣在政治、社会学，在哲学上主要是关注操作主义的科学哲学(operational philosophy of science)和交流理论的著作家的印象。很有可能，雅斯贝尔斯的同一基本概念会在背景不同、兴趣不同的读者心中引起不同的反响。因此，如果下面的简述能激发读者更进一步地钻研雅斯贝尔斯的原作，那么这本书的目的就达到了。

试想你正在攀登一座山峰，放眼眺望大地，你会看到为地平线所环抱着的一个由无数轮廓分明的物象所组成的庞大集合体。你看不见地平线以外的景物，但是你可以去想象那些地平线以外的看不见却又环绕包围着眼前视野的东西，它们与你所观赏的景物一样真实。

你爬得越高，地平线越往远处推移。原先那还是看不见、不易界定的统摄的一部分，现

在已清清楚楚地进入了你的视野。但是不管你爬得多高，飞得多远，总有一个统摄着的实在超出于你的地平线和你的知识、认识范围之外。你可以期望将这些界线不断挪后，但不可能企望取消在它们背后的广阔实在——那个统摄着我们的所知所想、逃脱不开的实在。

这个统摄着的实在，既不可知，又无法表述。当其中的一部分成为已知，这一部分就不再隶属于统摄，而成为我们知识与行动范畴的内容了。不过，这个知识与行动的范畴与广阔无垠的统摄比较起来，总是显得微末渺小。从某些方面来说，统摄就是整体宇宙的别名。即使就那些为我们所熟知事物的隐秘涵义或深邃层面说来，我们的知识及其验证都不可避免地远远不够详尽、完备，并且很可能是错误的。

当然，从某一观测点所看到的地平线并非我们视野中唯一的界限。在每一门科学机械的或操作的精确度限制中，在我们所注目的每一客观事物的表面，在巨大的宇宙和微小的电子的分野上，都存在着相当于地平线的东西；我们只知道自我意识（self-awareness）概括不了人格的全部内容，正是由于我们这自我意